

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| 丛书主编 冯道如
传承文学传统，再塑文学精神

欧·亨利 等著

O. Henry

W o n k y l a w

靠不住的规律

撷一枝含苞的艳红玫瑰



NLIC2970935867

等 著 高畅 等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| 丛书主编 冯道如
传承文学传统，再塑文学精神

[美] 欧·亨利 等著
O. Henry

W o n k y l a w

靠不住的规律

高畅 等 译



NLIC2970936867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靠不住的规律 / (美) 亨利 (Henry,O.) 等著；高
畅等译。— 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3.8

(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6386-0

I. ①靠… II. ①亨… ②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一小
说集—世界—近现代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4819 号

书 名 靠不住的规律

著 者 (美) 亨利 等
译 者 高 畅 等
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
特 约 编 辑 杨小燕
文 字 编 辑 李晓爽 朱家浒 占 晖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
出 版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 版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3.5
字 数 15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386-0
定 价 2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 | *Contents*

靠不住的规律	001
[美] 欧·亨利	
高 畅 译	
两个野心家的共同悲剧	017
[英] 哈 代	
高 畅 译	
公主	047
[英] 劳伦斯	
高 畅 译	
瓦妮娜·瓦尼尼	096
[法] 司汤达	
高 畅 译	

格拉米格纳的情人 124

[意大利] 乔瓦尼·维尔加

汪精玲 译

利利普太太的公寓 133

[英] 狄更斯

汪精玲 译

歌女 173

[俄] 契诃夫

汪精玲 译

后悔 181

[美] 凯特·萧邦

汪精玲 译

寡妇和她的儿子

187

[美]华盛顿·欧文

汪精玲 译

看不见的珍藏

195

——德国通胀时期的一段插曲

[奥地利]茨威格

殷世钞 译

靠不住的规律

[美] 欧·亨利

序章·对 [美]

我一向以为，并且时常声称，女人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动物。男人们大可对其进行预测、分析、征服、了解和解释。所谓的女人神秘之说，不过是她们自己强加给人们的一套说辞。我这话究竟对不对，下文便可见分晓。套用《哈珀斯》杂志的一句老话：“下面我们要讲一个关于某小姐、某先生、某先生还有某先生的有趣故事。”

至于“某主教”和“某牧师”，故事中并没有涉及，在此就略过不谈了。

那时候，帕洛玛还是南太平洋沿岸的一座新兴小镇。记者们多半会用“雨后蘑菇”来形容它，其实不然。帕洛玛自始至终都是一朵毒蘑菇。

中午时分，火车在这里停靠，车头需要注水，乘客们也得补充点水粮。小镇上有座新建的黄松旅店，还有一个羊毛仓库和三十来间简易的房屋，除此之外，只剩下一座座帐篷，牧牛人的马驹，黑蜡似的烂泥地和牧豆树，再有就是那一望无际的地平线

了。此时的帕洛玛已初具城市的雏形，那些房屋代表信念，帐篷昭示希望，每天两班的火车则充当起了慈善的角色——当您待不下去的时候，可以随时乘车离开。

巴黎饭馆坐落在小镇雨天最泥泞、晴天最酷热的一个角落，老板是个名叫辛克尔的老头儿，来自印第安纳州，一心想在这片盛产炼乳和高粱的土地上发一笔横财。

辛克尔一家住在有着四个房间的屋舍里，屋外钉着遮雨板，没有刷油漆，厨房旁边用木杆搭起了一个凉棚，上面盖了一层密密的树枝。棚下摆着一张桌子和两张二十英尺长的凳子——均出自本地的木匠之手。巴黎饭馆菜单上的食物就在这里供应：烤羊肉、烤苹果、煮豆子、苏打饼干、布丁、馅饼还有热咖啡。

在后厨掌勺的是辛克尔大妈和一个仆人，只闻其名“贝蒂”，却从不见其人。辛克尔老爹长着一对不怕烫的大拇指，专门端送滚烫的菜肴。每到生意旺的时候，一个墨西哥小伙会帮着他一起招呼客人，上菜的空隙小伙就自个儿卷烟抽。按照吃巴黎大餐的规矩，我总是把甜点放在冗长的菜单最后。

艾琳·辛格尔（Ileen Hinkle）！

是的，没有拼错，我亲眼见她这样写过。毫无疑问，这名字是单凭字音起的。不过再怎么糟糕的拼写，用在她身上也会变得格外出彩，即便托马斯·摩尔^①见了她，也不会有任何异议的。

艾琳是辛格尔家的女儿，如果自东向西划一条线，穿过加尔维斯顿和德尔里奥，那么她就是这条线以南的第一个女出纳员。棚子下面靠近厨房门口摆着一个大松木台——或者是个殿堂？里

^① 指爱尔兰浪漫主义作家托马斯·摩尔（1779—1852）。他的作品中也有名叫艾琳的人物，但拼法和此处完全不同。

面有张高脚凳，艾琳就坐在上面，她的面前拦着一道铁丝网，网上开了个半圆形的小洞，钱就从那儿递过去。至于为何要拦网，老天知道。每个来这里吃饭的男人都会拼了命为她效劳的。她的工作相当轻松，每顿饭一美元，客人把钱放在洞口处，她只要收过来就可以了。

我本打算向您描述一番艾琳的情况，可在此之前，我要先推荐一本书：埃德蒙·伯克的《论崇高与美丽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》。这部作品的论述十分详尽，一开始就探讨了“美”的原始概念——圆润和光滑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他说的很有道理。圆润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，至于光滑——女人脸上的皱纹愈多，她就愈是光滑。

艾琳是个不折不扣的植物化合物，完全符合亚当被逐出伊甸园那年所制定的《纯正仙食与吉利德香膏法案》^①。她就像个果盘——上面摆满了草莓、蜜桃和樱桃。她长着一双大眼睛，脸上的神色好似暴风雨前那般宁静，可暴风雨永远不会来临。在我看来，用文字形容美好的事物，纯粹是徒劳。美，如同爱情一样，“在眼睛里点亮”^②。美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——我这人天生就爱说教，总是不知不觉就跑了题。

第一种类型是您曾暗恋过的那个一脸雀斑、塌鼻子的姑娘。

① 美国曾经制定过《纯正食品与药品法案》，此处是作者杜撰的法案名称。吉利德：《圣经·旧约》中位于约旦东部的一片土地，盛产香膏。

② 摘自莎士比亚《威尼斯商人》第三幕第二场（朱生豪译）。

第二种是莫德·亚当斯^①。第三种则是布格罗^②画中的女人。艾琳·辛格尔属于第四种。她是纯洁无瑕市的女市长。同她相比，特洛伊的海伦^③只有做洗衣妇的命。一千个金苹果^④都非她莫属。

以巴黎饭馆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圈，吸引着方圆数里的男人们。甚至在离帕洛玛很远的地方，也有人专门骑马赶来，只为了博她一笑。他们都能够如愿以偿。一顿饭——一个笑容——美元。不过，艾琳表面上对这些爱慕者们一视同仁，但似乎格外青睐其中的三个。为了礼貌起见，有关我的内容就放在最后吧。

第一个出场的是布莱恩·杰克斯——光听名字就知道运气挺背^⑤。他是大城市的产物，身材矮小，像是用沙砾堆起来的，一点儿也不牢靠。他的头发和贵格会教堂的砖瓦一个颜色，一双眼睛好似两颗蔓越橘，嘴巴则像是信箱的投信口。

他见多识广，从东北的班戈到西部的旧金山，往北至波特兰，再往南偏东四十五度到佛罗里达州的任意一点——没有一座城市他不熟悉。他精通世上的各种技艺，行当，游戏，事物，职业和运动。从他五岁起，只要东西海岸之间发生了大事，他不是在现场，就是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。您大可摊开地图，随便指一

① 莫德·亚当斯（1872—1953）：美国女演员。

② 布格罗（1825—1905）：法国画家，追求唯美主义，擅长裸体艺术。

③ 海伦：希腊神话中的著名美女。

④ 金苹果：在希腊神话中，众女神争夺特洛伊王子手中的金苹果（上面写着“给最美的女神”），王子将其判给了爱神阿芙罗狄忒，为了酬谢他，爱神帮助他拐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——海伦，从而引发了特洛伊战争。

⑤ 指他的名字与美国政治家威廉·布莱恩的姓相同，后者曾三次竞选总统，均以失败告终。

座城市，还没等您合上它，杰克斯就会说出当地三个著名人士的小名。每当他谈起百老汇、灯塔山、密歇根、欧几里得、第五大道，还有圣路易斯四法院时，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甚至有点不屑一顾。如果说杰克斯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公民，那么四海为家的犹太人不过是个小小的隐士罢了。这个世界所能教给他的东西，他不仅全都学会了，还愿意给别人说一说。

我一向不喜欢听人提起波洛克^①的《时间的历程》，想必您也是如此。然而，每次看到杰克斯，我都会联想起这位诗人形容拜伦的一句话：“他醉得太早，醉得太深——他的酒量远远超过了众人。然后他干渴而死，因为已经无酒可饮。”

这几句描述倒和杰克斯的情况十分吻合，只不过他没有死，却来到了帕洛玛，这和死也没有什么两样。他是铁路报务员兼车站管理员，每月薪水七十五美金。一个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年轻人，竟然甘愿干这种不起眼的差事，我实在没法儿理解。尽管有一次他透了点口风，说他这么做是出于私人原因，给南太平洋铁路局的董事长和股东们帮个忙。

关于杰克斯，我最后再补充一句，剩下的就交给您了。他总是穿一身亮蓝色的衣服，黄皮鞋，还打着一条和衬衫同样材质的领结。

我的二号情敌名叫巴德·康宁汉，他在帕洛玛附近的一个牧场上工作，负责把那些不听话的牛群管得服服帖帖的。我见过的所有牛仔当中，巴德是唯一一个打扮得和戏里的牛仔一模一样的。他戴着一顶宽边帽，穿着皮套裤，脖子上还系着一条手帕。

^① 波洛克（1798—1827）：苏格兰诗人，《时间的进程》是他的一篇诗体论文。

每个礼拜有两天，巴德会骑着马从瓦尔·维尔德牧场赶来巴黎饭馆用餐。他那匹肯塔基马性子刚烈，跑起来快得吓人。跑到凉棚一角的牧豆树下时，他猛地勒紧缰绳，马蹄在土壤里刨出几道长长的沟痕。

不用说，杰克斯和我都是饭馆的常客。

在这种泥泞的乡下，辛克尔家的门厅算是相当整洁的。柳条的摇椅上罩着自家织的布套，屋里摆放着一些相册和海螺壳，角落里还有一架竖式小钢琴。

晚上，待客人散去后，杰克斯、巴德还有我——有时是我们中的一两个，这就要碰运气了——常常会来这里坐一会，“拜访”辛格尔小姐。

艾琳是个很有思想的姑娘，她注定要过上高人一等的生活（如果有的话），而不是整天坐在铁丝网后面收钱。她注重阅读、倾听和思考。倘若是一个没有什么雄心的姑娘，单凭这般容貌就足以干出一番事业；可艾琳并不满足于此，她立志要建一座沙龙——一座帕洛玛独一无二的沙龙。

“你们说，莎士比亚是不是个很了不起的作家？”她常常会这样问，两道柳眉微微地拧起，倘若已故的伊格内修斯·唐纳利见了她，一定不会再为培根说话了。^①

艾琳认为，波士顿比芝加哥更有文化的底蕴；罗莎·邦贺是世上最伟大的女画家之一；比起东部人，西部人更加直爽和坦率；伦敦是一座雾都，而加利福尼亚的春天一定十分美丽。她还有许许多多别的见解，不难看出，她是个与时俱进的人。

^① 唐纳利提出，“弗朗西斯·培根才是莎士比亚剧本真正的作者”。

不过，这些都是耳濡目染积累下来的：艾琳有她自己的一套理论。其中有一条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灌输：她讨厌恭维。在她看来，言行诚实、坦率是人性中最闪光的品质。倘若有一天，她喜欢上了一个人，那一定是因为他具备这种品质。

“真叫人心烦，”一天晚上，我们这牧豆树下的三剑客都聚在了小客厅里，艾琳抱怨道，“别人总是一个劲儿夸我好看，可我知道我并不漂亮。”

（后来巴德·康宁汉告诉我，她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戳穿她。）

“我不过是个中西部的小女孩，”她继续说，“只求活得简单点儿，帮着父亲养家糊口，仅此而已。”

（辛格尔老头每个月净赚一千大洋，全都送进了圣安东尼奥的一家银行里。）

巴德坐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，一只手摆弄着帽檐——这顶帽子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摘下的。她口口声声说不爱听恭维话，可他拿不准她究竟是真不爱听，还是心里明白这是自己应得的。许多聪明人做决定之前都要斟酌一番。巴德终于决定了。

“呃——唔，艾琳小姐，正如你说的，漂亮不等于一切。并不是说你不漂亮，但相比之下，我更欣赏你对爹妈的孝顺和体贴。一个人只要待父母好、又会持家，哪怕长得差点儿也没关系。”

艾琳冲他甜甜一笑。“谢谢你，康宁汉先生。”她说，“这是我听过最动听的赞美之一。我宁愿听你说这些，也不想听你夸我头发眼睛什么的。我说过不喜欢别人恭维，你能理解我，我太高兴了。”

这无疑是在暗示我们，巴德猜对了。杰克斯也不甘示弱，马

上开了口：

“一点儿也不假，艾琳小姐，漂亮的脸蛋并不总是万能的。当然啦，你长得不错——这是另外一码事。我见过一个迪比克的姑娘，脸长得跟椰子壳似的，她能在双杠上连做两个后翻，而且不用换手。有些姑娘长得倒是水灵，可未必能来这一手。我见过很多——呃——长得没你好看的，艾琳小姐；但我喜欢你的做事风格。冷静而睿智——这是女孩子的可贵品质。辛克尔先生曾经告诉过我，自从你干这工作以来，从没收进过一个假币。姑娘家就该这样。我喜欢你这点。”

杰克斯也得到了一个笑容。

“谢谢你，杰克斯先生，”艾琳说，“还是你最懂我，我就喜欢别人直来直去的，最讨厌拍马屁。人们成天夸我漂亮，我早就听腻了。能有个朋友和我说说真心话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”

随后，艾琳朝我投来期待的目光。我突然有一股冲动，想要和命运较较劲儿。我想告诉她，她是造物主最美妙的杰作——像一颗完美无瑕的珍珠，静静地躺在这片黑色的泥土和青翠的草地上，闪耀着圣洁的光芒；她是个天生的尤物；她对父母心如蛇蝎也好，她连假币和马笼头都分不清也罢，我统统不在乎。我只想歌颂她、赞美她，拜倒在她那无与伦比的美貌之下。

可我终究还是忍住了，没有说出口。我可不想落个马屁精的下场。方才我亲眼目睹了，巴德和杰克斯巧妙而得体的赞美令她多么高兴。不！辛格尔小姐绝不是马屁精的花言巧语所能哄骗的。我必须表现得坦诚一些。于是，我立刻换了副虚伪的说教口吻。

“从古至今，辛格尔小姐，”我说，“不管诗歌和传奇怎样描述，女人的智慧总是比美丽更能博得人们的倾慕。即便是埃及艳

后这样的美人，在男人们眼中，她那非凡的头脑比美貌更具魅力。”

“哈，这点我同意！”艾琳说，“我见过她的画像，实在不怎么样，她的鼻子太长了。”

“恕我冒昧，”我继续说道，“你使我想到了埃及艳后，艾琳小姐。”

“啊，可我的鼻子没那么长啊！”她睁大眼睛，用圆润的食指触了触那精致的鼻子。

“哦不，呃，我是说，”我解释道，“我说的是才智方面。”

“哦！”她吁了口气。于是我也和他们一样，得到了我的那份笑容。

“谢谢你们三位，”她甜甜地说，“谢谢你们对我如此真诚。希望你们永远都像这样，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。我们一定会成为世上最好的朋友。既然你们对我这么好，又如此理解我，我要为你们唱首歌，弹支曲儿。”

对此，我们理所当然要表示感谢与兴奋；可我们更希望艾琳能够保持刚才的姿势，坐在对面，让我们尽情欣赏她的美貌。她可不是阿德利娜·派蒂^①，甚至连参加她的告别演出都够不上水准。她的声音很小，像一只小斑鸠在咕咕叫。只有当客厅的门窗全都关上，贝蒂不在厨房里弄出什么声响时，才勉强听得清她在唱什么。以钢琴来衡量，她的音域大概只有一个八度，至于滑音和颤音，像是老奶奶煮衣服的铁锅里发出的咕噜声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仍然称其为“音乐”，您就知道她有多大的魅力了。

^① 阿德利娜·派蒂（1843—1919）：19世纪欧洲最著名的歌剧女演员。

艾琳在音乐方面的兴趣相当广。钢琴上靠左手旁堆着一摞乐谱，她可以一页一页地唱下去，每糟蹋完一页就放在右手旁。第二天晚上再从右边唱到左边。她最喜欢的作曲家是门德尔松、穆迪和桑基。在我们的要求下，每次她都以《甜蜜的紫罗兰》和《当树叶开始变黄》为结束曲。

晚上十点钟告辞后，我们就往杰克斯的木头车站走去。三个人坐在站台上，来回晃荡着腿，想方设法从对方口中套出一些情报。情敌之间就是这样——从不躲躲闪闪，更不会怒目相向；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探讨、分析——运用计谋估摸对方的实力。

有一天，帕洛玛杀进了一匹黑马，是个年轻的律师，此人一来到镇上，就开始大肆炫耀他的招牌和他本人。他叫西·文森特·维西。您一眼就能看出，他刚从西南部的某个法学院毕业。那身行头比任何文凭都更有说服力——双排扣的礼服外套、浅色的条纹裤子、宽边的黑色软帽，还有窄窄的白色细布领结。维西是丹尼尔·韦伯斯特、切斯特菲尔德勋爵、花花公子布鲁梅尔、小杰克·霍纳^①四个人的混合体。他的到来使帕洛玛兴旺了起来。第二天，小镇就展开了测量、划分土地的工作，准备进行扩张。

维西为了在帕洛玛发展他的事业，必须同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都打成一片。他不仅要在正派人当中取得好名声，还得和小混混们打交道。杰克斯、康宁汉和我因此有幸结识了他。

① 丹尼尔·韦伯斯特（1782—1852）：美国著名政治家、演说家。切斯特菲尔德勋爵：英国政治家兼作家，著有《致儿子的信》。布鲁梅尔：英国花花公子，乔治四世的密友。小杰克·霍纳：童谣中的人物，以机智著称。